

●经纬行吟●

北京的古树

□张莲芳

这次去北京,最让我震撼的,不是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也不是那条宽阔如河的十里长街,而是那些老树。

以前来北京,总是匆匆。出差,办事,办完了便走,连抬头看天的工夫都没有,遑论看树。那时,眼里的北京是灰蒙蒙的天,是拥挤的车流,是办不完的手续。古树,大约也见过,只是不曾往心里去。如今退休了,日子忽然慢下来,像一条河流到了平阔处,不慌不忙地淌着。住在大弟家,他说:“姐,这回你多住些日子,我带你好好转转。”这一转,便转进了那些古树的怀里。

最先去的是天坛。一进西门,我就愣住了——不是三两株孤零零的老柏,而是密密匝匝、成片成片的一大群,像是一支沉默的军队,从明朝一直站到了现在。你站在那儿,忽然觉得自己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而它们是大地,是时间的本身。

天坛有古树三千六百余株,绝大多数是柏树。柏树长得慢,却活得长,木质坚硬,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古人种柏于坛庙,取的是那份庄重与永恒。我在祈年殿外看到一株“九龙柏”,树龄约六百年,树干上虬结的纹路如同九条蟠龙盘旋而上。标牌上冷冰冰地写着“约六百年”,可六百年是什么概念?明朝嘉靖年间,这棵树种下的时候,莎士比亚还没有出生,牛顿还没有发现万有引力。它见过嘉靖皇帝的冤旒,见过康熙乾隆的鸾驾,见过八国联军的刺刀,见过北平的和平解放,也见过我这位从千里之外赶来的、退休了的老太太。它什么也不说,只是把一圈一圈的年轮藏在身体里,像一部不肯开口的史书。

我伸手摸了摸它的树干。皴裂的树皮硌着手掌,粗糙,坚硬,却又带着一种温润的凉意。“孔庙门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杜甫这诗虽然写的是夔州的古柏,但拿来形容眼前的九龙柏,竟也恰如其分。只是杜甫笔下的柏,带着英雄末路的悲凉;而眼前的柏,却是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它不需要诉苦,也不需要炫耀,就那么站着,站成了一座碑。

天坛的古柏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年乾隆皇帝来天坛祭

天,走到一片柏林中,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株歪脖子的柏树说:“此树颇似一位躬身迎驾的老臣。”随行诸臣连忙附和,从此那棵树便有了个名字叫“迎驾柏”。这故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北京的老树似乎总和帝王将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颐和园里有一株古松,被乾隆封为“听法松”;北海团城上有一株金代的国槐,被封为“遮荫侯”;孔庙国子监里还有一株能辨奸忠的“触奸柏”……给树封官,大约是帝王的幽默,却也透着一股敬意——在那些一辈子见惯了跪拜的皇帝眼里,这些老树是最不需要下跪的臣子。

后来,我们又去了地坛。地坛的古树没有天坛多,却别有一种苍凉。因为史铁生的那篇《我与地坛》,我总觉得地坛的树是有故事的,是替人间承受过苦难的。我在方泽坛西边看到一棵老柏树,树干已经空了,裂开一个大口子,像一张无声呐喊的嘴。可顶上依然长着绿油油的叶子,葱葱郁郁的,像是从伤口里开出一蓬希望。旁边一位遛弯儿的老人告诉我:“这棵树少说也有五百年了。你看它那样儿,摇摇欲坠的,可就是倒不了。北京的老树都这样,皮实。”皮实这个词用得真好——扛得住风沙,耐得住干旱,熬得过兵荒马乱,也经得起太平盛世。

我蓦地发觉,这些古树,其实都是“移民”。柏树、松树、国槐,虽说是本地树种,但哪一棵不是从别处移的呢?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一扎就是几百年。它们没有户口,却比谁都更像北京的主人。唐人白居易有诗:“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诗写的是对故园的眷恋,而我眼前的古树,早已把异乡活成了故乡。它们不会攀折自己,只有风吹过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低语,又像是叹息。

出了地坛,我们又去了北海。琼岛春阴的石碑旁,有几株白皮松,树干粉白粉白的,像抹了一层霜,斑斑驳驳,煞是好看。其中一株尤其高大,枝干横逸,像一位展开双臂的老者。我站在树下,仰头望去,枝枝叶叶将天空裁成了无数碎片。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脸上,暖而不燥。那一刻,什么烦恼都

没了。我忽然理解了苏东坡的那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其实古树下的清风,古树间的光影,也是一样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我在树下坐了很久。想起小时候,老家村口也有一棵老槐树,不过一百多年,村里人就把它当神一样敬着,逢年过节要去烧香磕头。奶奶总是说:“这棵树比你们爷爷的爷爷还老,不能乱碰。”那时候不懂,只觉得树就是树,哪有那么神?现在才明白,奶奶敬的不是树,是时间,是那股子“我在这儿看了你祖祖辈辈”的底气。

北京的古树,最老的要算是密云的九楼十八杈,据说有3500多岁,历经无数个王朝的兴衰。北京的古树,见过成吉思汗的铁骑路过燕山,见过忽必烈营建大都,见过朱棣迁都北京,见过李自成攻进紫禁城,见过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见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见过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杀人放火,见过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见过卢沟桥的炮声,见过开国大典的礼炮,见过这几十年的雾霾与蓝天……它们什么都见过,可它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把根深深地扎下去,把枝高高地伸上去,把史一圈一圈地记在心中,一年一年地落去老叶,一年一年地长出新芽。

这大约就是古人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真正含义。不是不怕冷,而是熬得住。熬得住风霜,熬得住寂寞,熬得住人世间所有的喧嚣与荒凉。

离开北京那天,大弟送我去车站,经过一段老城墙,墙边又闪出一排古柏,苍黑的树影从车窗外飞快地掠过。“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王维的这两句,正好道出我此刻的心境。那些古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站着,等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有的人抬起头看一眼,更多的人匆匆而过,浑然不觉。可它们不在乎。它们等的,或许根本不是人,而是时间本身——等到时间也老了,它们还在;一直守着这座城,像守着一个古老的诺言。

等到下次去北京,我还是要去看它们的……

●巷陌奇谭●

吾乃彗星,是古时候人人避之不及的“扫把星”,是天文学中由冰块、尘埃、岩石组成的“脏雪球”。或许,你们更熟悉来自我脱落的尘埃碎石——流星!

天知道我活了多少年!百万年,千万年,还是亿万年?或许,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便存在。

数不清的日日夜夜,我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淘气的碎石从天空划过,去看恐龙留下的厚重足迹,去看猿猴如何变成人类,去看世界文明怎么迅速发展……

漫漫长夜,我的小流星替我看过无数景色。她告诉我人类是很聪明的,他们发明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大到能够辨明方向的司南,小到孩童手中把玩的九连环。

流星的描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打算去亲眼看看……

起初,人类是不喜欢我的。他们认为我拖着长长的尾巴,酷似扫把,是为不祥!

第一次,我靠近人类,人们见之色变。随记下“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我才知道那是春秋时期,周顷王去世,朝中周公阅、王孙苏争夺王权,内乱不休,周天子权威衰落。还有边境冲突、诸侯会盟,人人都对天下霸主的地位虎视眈眈。后又有“孛,彗也。彗星为妖”之说。

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开始讨厌我长长的尾巴。我不知道人类为何要叫我“孛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回到了从前无聊透顶的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然而,见过了人世间的万家灯火,嗅过了柴火香的袅袅炊烟。我终究耐不住寂寞,打算再次亲近可爱的人类。

人间发展很快,有个名叫嬴政的君王一统天下,自称始皇。那可真是个风流倜傥的英雄人物!我看得入迷,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鲜玩意儿。

正在我觉得不枉此行之时,人们抬头看见了我,顿时形色紧张,互相商量对策。不久后,天下大乱、秦二世亡国。

随后,人类好像更讨厌我了。谁人不知彗星是灾祸的象征?我一出现,天下必会大乱!

我心灰意冷,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到那个冷冰冰的家,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

有一天,我的小流星出去玩,回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人间真是太有趣了,现如今的繁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你不想再去看看吗?”

是啊!时代更迭,今夕已非昨日。也许人们会对我有所改观呢?就这样,我再次踏上地球之旅……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所未见的亭台楼阁和与众不同的礼仪文化。与以前不同的是,家家户户夜不闭户,女子可同男子一般纵马驰骋。如今的皇帝陛下是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

然而我担心的事情再次出现!天文官夜观星象,很快便发现了我,他们想以此做文章,让武则天退位。然而,武则天并未畏我分毫,她减轻刑罚,大赦天下,以此作为回应。

我想,也许真的是我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故而打算打道回府。

就这样,不知过去了多少年。贪玩的小流星再次向我转述人间的故事:“人类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他们都穿上了便捷的衣服,出行坐汽车、高铁……许多天文学家正在研究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我耐不住性子,准备再度前往。我找了一个不近也不远的位置,等不及要看看眼下的景况。

的确,小流星说的没错。人们不再穿繁琐的古装,换上了轻便的衣裳。路上那些跑得很快家伙就是汽车了吧!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天文观测台,许多人在天文望远镜旁观察着什么。他们好像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我下意识地躲避,但发现他们并没有慌张。

我才了解到,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早就发现彗星的出现是自然现象,而非古人所说的不祥。

原来,所谓星象只是人类赋予的意义。我无需躲避,我的存在就是我的意义!

●生活札记●

盛夏寻幽

□夏小明



红草湖湿地公园 丁玲摄

醒来了,护城河;醒来了,红草湖。披一身夜露,以清丽的姿容,笑迎初升的太阳和晨练的市民。

破晓时分,晨曦映在护城河和红草湖的水面上,迤邐成金色的光晕。河水清澈,湖水澄明,映着岸边和湖畔的花朵、垂柳、亭台、楼宇……构成一幅河湖醉晨光的迷人景致。

由护城河、红草湖这一河一湖打造而成的滨河公园和红草湖公园,在盛夏的早晨显得格外的生机勃勃,放眼望去,草木葱茏,树木扶疏摇曳;“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生动。”林间鸟鸣清亮悠远,清风裹挟淡淡花香漫涌而来,令人沉醉忘返。

旭日初升,林荫交错。络绎不绝的市民奔赴两园,他们在这儿找到了乐趣,一个个摆开了阵势:摄影师举着相机在捕捉一个个美妙的瞬间;垂钓者秉杆抛钩,静等鱼儿上钩;诗人徜徉在晨景中寻找灵感;音乐爱好者在一个个亭台楼阁吹拉弹唱;瑜伽和舞蹈爱好者在湖畔自由地伸展和舞动。青石板、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蜿蜒曲折,通向园中各处。健身的市民快走慢跑、挥拍竞技、

舒展太极……百态身姿,合奏出小城天长崭新一天的晨曲。

喧嚣拥挤的城市中,这两座公园给吾邑天长增添了许多婉约和柔美的气质。滨河公园和红草湖公园的南园、中园、北园巧妙连接,风景各异。南园的鸿运桥、孝园、红草园,中园色彩鲜艳的红韵带雕塑、静谧清幽成片的池杉林,北园清雅怡人的茉莉馆……每一处景致无不巧夺天工,意味深长,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天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早晨,行至于公园,满眼绿意,我有时会在一群充满激情的舞者前驻足,有时会被打太极拳的中老年人的活力所吸引,也会被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所感染……一颗颗接近自然的心,无不被这里的一草一木浸染。

两园生动的晨曲,尽显小城天长的朝气和活力。公园晨曲是人们在喧嚣纷繁的生活中寻得的快乐与美好的乐曲。红草湖公园、滨河公园,这些以天长历史和文化为载体的生态公园,承载着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也带给人们健康和快乐。

●诗韵潮声●

在醉翁亭喝酒

(外两首)

□张静年

放眼望去,舒缓的山谷仍在
一千多年了,琅琊山仍在蓊郁的醉意里
酿好酒的溪水仍在
水流中的鱼之乐,已非常可喜

从深秀的景色里,迂回到历史的真相中
完成一种自在的仪式
不微醺,酒的轻浪
一直在颤晃古老的山水之乐

需要大杯,需要一饮而尽
有了酒,自然会生出羽翼
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是太守,醉翁或一个孤独的符号
他是一个创世者
从此,山水多了一个窗口,或一扇门扉

我喝高了,在旋转中癫狂
在轮回中延伸
我来迟了一步,空空的石桌石凳已攀上苔色
影子的世界里,必有一个是我的前身

我在这里,此生此刻
问酒,我到底是谁? 酒已自醉
在醉翁亭前,千年的酒能不能醉我
山风吹过来的酒香掠过让泉
带着人生的四季歌而慷慨

醉一次
我们是被遗忘的人
我们都爱着正在发生的事

池杉湖湿地公园与鸟

早春,鸟飞来
色彩涂满时空,飞舞占道
湿地开始喧哗又寂静
白鹭击水,鲜活的生灵
她们是梦幻、灵动、光
细腿带来了湿漉漉的传神

另一些鸟削尖脚蹼
风光编织的羽毛向我告解:这人间的幸福
惟有自己才能汲取

我深深沉浸,收集鸟的风度与从容
于明暗之间勾勒光影语言
夯实在场的锻造和着色

在湿地,我与鸟为友
我守着空空的椅子
写下这些深深浅浅的诗行
我守着满满的湖面
再一次临摹她们清纯洁白的样子

在滁河边

游离在滁河的波心
目光驾一叶轻舟
去熟悉春天的水生植物
感受丝绦一样的心跳

纯净的水纹擦拭自己,反射天空和风的宽广
一切都游弋在这里,设计和思考
建造另一个形而上的剧目
隐藏的湍流代表着永恒的温暖和柔软
随着光波慢慢向前移动
追寻一缕虚妄的绸带
时间空间的分离或隔阂
平衡了光影与美学的传播
岸边芦苇内心的眺望强化了我的想法
最终,一滴滴河水穿越时空抵达此处

